

偷愿望的人

□忻辰瑜 文 摄



许愿池中的小石童。

十二月的苏州，天寒地冻，下了高铁，朋友邀我去当地的一座寺庙游玩。沿着台阶往上走，湿冷粗糙的水泥石阶两边有许多小摊贩，都卖一种金属小圆筒，十块钱一个，用红绳系着，只有药丸这么大，暗金色的喷漆把铁皮喷出古铜的质感，顶部是一个可以拧开的小盖，里面有一张小纸条，打开，上面写着“岁岁平安”一类的话。再往上走，一个电灯柱旁边摆着一尊陶瓷的财神像，做工精细，身边放满了一块和五毛的硬币，右手已经断掉，想必是年久掉落，而非人为。前方是一段山路，狭长的山道间挤满了老迈的游客，空气中有一股人类的味道，我夹在其中，像珍珠奶茶里的珍珠，在吸管里排着队被吸上去。

山路尽头，我们走进一间院落，院子前有一口许愿池，石质的栏杆围住碧绿的池水，中间矗立着一个小石童，笑咪咪，右手高高举起，伸出手指直指天空，水面结了冰，有许多硬币落在冰面上，斑斑点点，有人运气好，扔到小童脚下的荷花底座上，叫喊了一声。在我们打算离开的时候，人群中冒出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女人，穿着一件缝补过的棉衣，她从怀里拿出一根金属伸缩杆，杆子顶端绑着一只小布包，她娴熟地拉长伸缩杆，去敲击池水上的冰层，但她似乎旨不在此，那只小布包里面显然装了磁铁，不一会儿上面就吸满了硬币，她收起湿漉漉的杆子，径直放入了

怀里，在人们反应过来之前，消失在了人群中。远处传来一声“喂！”，两个保安拨开人群寻找女人的踪迹，我才意识到她并非景区工作人员。

晚饭定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包厢，圆桌中央放着一座假山，烟酒交错，一群人喝得一个个涨红了脸，敞开领口。我回到房间，这里是苏州最高的酒店，一百一十五层，直入云端，投资者花费上百亿的资金修建这座高楼，让尊贵的客人离头顶十几亿万公里的星空，又拉近了四百五十米距离。我打开落地窗往下望，外面很冷，这里并没有离星辰更近，只是离地面更远。我倒在床上，闭上眼睛，那些造型惊人的菜肴在我面前不断闪过，转盘的尽头，一个拿着钓竿的老女人向我走来，你是谁，过着怎样的生活，已经这样做了多久，你没有信仰吗，你的子女在哪里？她不说话，瞪着我，一双浑浊的小眼睛好像皮肤之间的污垢，她没有说话，因为我们之间无话可说。白天那短短的一幕，那一种未知、难以想象的生活，像一座冰山的一角，从我身旁擦过，像一个拖着鼻涕的小孩用他的石头在车上留下长长的划痕。之后的许多年我仍会想到，此时在几千里外的一间庙里，一个没有信仰、没有愿望的老女人，扛着她的钓竿，拿别人托付在硬币上的冰冷美梦，换一点维持自身生计的温饱。

电梯里的镜子

□卫圣

最近，公司换了新电梯，轿厢内壁是一整面明亮的镜子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天上下班走进电梯后，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先去找镜子里的那个自己。这似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，工作的开始和结束，都要在这面镜子前完成一次交接。

早起上班，电梯里多半只有我一个人。门一关，我便放肆起来。我先是冲着镜子拽拽衣角，看看衣服合不合身，然后侧身打量腰际，努力收一收肚子，最后再凑到镜子前瞧瞧脸色，判断昨晚的睡眠质量。我得趁着电梯到达之前做完这些，然后正式开启新一天的工作。

到了下班时分，再次面对电梯里的镜子，我的模样可就潦草多了。鼻尖泛着油光，头发也乱糟糟的，就连眼睛也没了精气神。我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不再挺胸收腹，而是任由肩膀垮下来，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赶紧回家，好好休息！

这面镜子，也是我和朋友之间的“话搭子”。若是和朋友一起走进电梯，我们就会对着镜子互相打趣，“哎呦，最近是不是又胖了？这肚子藏不住了！”“今天的衣服挺潮啊，链接发我一个。”这时候，镜子就成了拉近距离的道具，我们开着

无伤大雅的玩笑，彼此交换着赞美与自嘲，气氛一下子热络起来。

可要是进来一个生面孔，气氛便陡然一变。当与陌生人一起进入电梯时，大家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：谁也不看镜子，好像照镜子成了一桩心虚的事。每次在电梯里遇见陌生人时，我总是紧紧盯着电梯门上的楼层显示屏，恨不得把眼睛装在那儿，直到到达楼层后，门一打开，我才长舒一口气，快步离开电梯。记得有一回，我正一个人在电梯里对着镜子整理头发，忽然进来一个陌生人，我立刻僵在原地，手停在半空，那画面如今想来仍然觉得好笑。

我想，这镜子没准儿也在看笑话。笑我们一个人的时候那么放肆，人多的时候又故作矜持；笑我们和朋友聊得这么火热，和陌生人却又那么拘谨。

其实，镜子就像一位沉默的旁观者，不言不语，却看尽了我们的生活百态。它见过我们晨起时的振奋，也见过我们忙碌后的疲惫；它记录过我们独处时的真实，也捕捉到我们在人前的掩饰。镜子照见的，不仅有我们穿梭岁月的皮囊，也有我们扎根生活的万千模样。

外重者内拙

□杨应和

吴老师是我们从高一到高三的班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。高考前一天，大家都在教室里埋头复习，静得连书页翻动的“哗哗”声响都能听到。吴老师走进教室，对我们说：“这是你们高中三年的最后一节课，今天我不讲题目，就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”

讲故事？我们都愣住了。三年来，吴老师一向表情严肃，极少闲聊，更别说讲故事了。此刻的他，嘴角带着一丝温和的笑意，和平时判若两人，这倒让大家一时接受不了。

他清了清嗓子，缓缓讲道：“有个富商拿着一块价值连城的圆形玉璧，来到玉石加工厂，要求把它对切成两半。他特地叮嘱：只能切一次，不能切碎，否则要按原价赔偿。”

加工厂的老板先是找来一位老师傅，这位师傅经验丰富，二十多年工作期间，从未失过一次手。可是这位师傅听了富商的叮嘱，拿着玉璧反复比画一会，迟迟不敢动手。换了另一位老师傅，依然如此。

正当富商质疑他们的工作能力时，加工厂老板让富商在办公室等着，他独自走进车间，把这块玉璧交给一个才工作半年的学徒工，只简单地交代：“把它对切成两半。”学徒工二话没说，把玉璧夹在模具上，按下刀具运转按钮，只听到

“滋”的一声，玉璧一分为二，切口处平整光滑。

“你们说，为什么老师傅不敢动手，而学徒工却轻而易举完成了？”吴老师盯着我们，突然抛出这个问题。

我们七嘴八舌地猜测起来：有人说学徒的手拿得稳，有人说老师傅年纪大了眼神不好，还有人开玩笑说学徒运气好……

吴老师摇了摇头说：“都不对，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而与心态有关。老师傅顾虑得太多，做起来反而束手束脚，而学徒工只专注眼前的事，所以做得干脆利落。”

吴老师拿起粉笔，在黑板上写下五个大字：外重者内拙。他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两千多年前庄子的思想，太在乎结果，反而会让你变得笨拙。你们即将迎来的高考也一样，心态放平，就像那个学徒工一样，才能发挥出最好的水平。”

我们恍然大悟，不知谁先鼓掌，接着更多掌声响起，经久不息。或许正是这最后一课给我们的启发，那年高考，我们都卸下心理包袱，发挥出应有的水准。

以至后来的人生路上，在求职的忐忑、抉择的迷茫、困境中的焦虑中，我们总会想起吴老师讲的那个小故事，和“外重者内拙”五个字，烦躁的心就会平静下来，勇敢地奔赴每一场未知。